

齊 存 在 主 義 開 山 祖 克 果 的 在 和 抉 擇

牙六 古喆

(I) 導言

儘管近世存在主義的思潮點燃許多人對於人生意義徹底的思攷，可是大多數的人却癱瘓在存在主義對「存在」和「空無」的看法之前。於是存在主義遂變成了時髦的裝飾品，而宗教更成了落伍和軟弱的象徵。「虛無、虛無、一切是虛無、人生是虛無，虛無是人生」被攝服在虛無底下的人便自然而然的打發虛無的幌子口口聲聲狀極悲壯地喊著：「個人才是人生的主宰！」「和平吧！愛人吧！唯有愛和和平才能給人類帶來平安！」而存在主義歷來所主張應該極為嚴肅去面對的「存在」與「虛無」的問題却被多彩多姿虛無主義的英雄觀給掩蓋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殊不知荒謬、頹唐，為忘却人生虛無的苦痛而藉酒澆愁狂歌亂舞尋求刺激蟠據於純喫茶、咖啡屋的人生正是真正講求存在主義者所最為摒屏和厭惡的人生態度！就因為虛無是人生，所以自己才應為自己負責，負責的人生，肯定的決心和希望的勇氣才是存在主義的真諦。可惜的是不少人每每被虛無的恐懼與怖慄所嚇倒了，不敢拿起面對虛無，超越虛無和堅實負

貴的擔子。整日畏首畏尾兢兢業業過著表面上極為快活安穩，而其實是把自己出賣給快樂、平安、舒適的虛無的偽君子，一個欺騙自己，看左右為是，視「多數乃正常 (Majority is Normality)」為金科玉律的「性格無能」者。把「自我」隱埋在一大堆說明圓滑的心理學自衛機構裏，真理的探求變成仰賴電子計算器統計的數據。人好不容易脫離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千辛萬苦的歷程經文藝復興但却又毫不躊躇地擁進機械文明的漩渦裏，結果被幾位野心家們乘機利用，遂釀成了幾次慘痛破壞的世界大戰。事過境遷大家既又被機器所造出來輝煌的成果所迷，對「人生」意義的嚴肅性當然就更少有人過問。問題依然是問題，但人們愈來愈不願去解決了，齊克果很早便看出了這點。

齊克果——這位十九世紀丹麥的哲學家在當時理性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唯心論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襲捲歐洲之際，便能極深遠地洞悉隨之而來的危機，於是他講「存在」，講「主觀真理」，講「選擇」講「實踐」並且以身作則實踐他自己的人生哲學作為對只講抽象，系統和理論的理性哲學的反動。後來講存在主義的却把齊克果推在尼采之前，作為存在主義的開山祖師。

(II)「存在」

齊克果的本質雖是一位憂鬱敏感的詩人，但在他的思想裡却到處都隱伏著尖銳而又嚴格的邏輯。雖然他到後來所強調的是「真人並基督徒的存在」，並且還說「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是他這一生的使命，可是他的出發點仍然不像一般躲避在教會的庇護裏，或者興緻所致心血來潮時才高呼上帝的禮拜天教徒 (Sunday Christian)。齊克果所謂的「存在」其必要條件必需是「主體」或者「主觀」的體認，把存在與生命打成一片，不能只作一名旁觀者而是要自覺的參與。

既然把自己切實的投入生命的洪流之後便自然而然的會對精神與肉體交合而生的有限和無限產生莫大的「關懷」，同時並會深深地體會到這「既是有限而又無限」的存在充滿了煩惱與激情的無常，即「焦慮」乃是存在的根本特性。但僅僅體認到此存在的焦慮（這焦慮的概念，深深影響著後來存在主義哲學家像海德格、沙特等人對「虛無」的敘述。）或對此焦慮懷有無限的關心仍不能「存在」，因為「存在」的本質尚須藉著對焦慮、矛盾、絕望的反思，毅然決然地憑藉主體和自由的決定向超

越界不斷地作「質」的「跳躍」(leaping) 擡升。

齊克果的思想離不開「實踐」，因此他所謂的「存在」非常強調具體、真實，活生生而又血淋淋熱血的存在。這在當時充斥著「一切真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真實的」的唯理時代背景裏，齊克果首先提出「主體性真理」(Subjective Truth) 來反對傳統歐洲理性思潮的「客觀性真理」(Objective Truth)。他以為真理的獲得必須經由存在的主體，一切客觀的反省或知識的獲得必涉及本質的存在僅能作一種參攷或假設。譬如一個人突然意外地喪失了他的愛人，我們可以由他與她交往的情史裏推想他所可能遭受到的痛苦，但我們永遠不能理解那痛苦對他生命所將造成的程度及意義。齊克果對唯理主義者把存在統歸之於絕對、客觀和思辨的結果感到深痛惡絕，他無情地指責那些標榜系統的哲學家，他說：「只有那些造系統的人和客觀的哲學家，纔變得不再是人，而成為抽象的純思哲學，成為屬於純粹存有境域的一個單體。」以抽象的思維來解決個人痛苦、必死和生命的有限無限問題無疑的是一種逃避生命具體真實性的方法，欺騙自己而把個人隱沒在毀滅個性的絕對理念白日夢裡。所謂真理必須要是處處與生命糾纏，時時與存在密合，可與之共生死的真理，而不是那些與生命脫了節，只旁觀而不參與的抽象理念，因此真理必須是實踐的。齊克果又以為唯為道德和宗教才涉及主體的存在，因此也唯有在道德和宗教中深深體會焦慮與絕望而後在「成為自己」或「不成為自己」的兩者擇一(Either/Or)之間的抉擇裏才有存在。

(III) 選擇——人生三階段的跳躍

齊克果依他對主體性真理的探索和對存在的概念再發揮他深刻的心理學的洞察能力發現人存在的表現形式可能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1. 美學的人生階段：在這一階段的人生並無任何道德的或宗教的目標，而全然以個人本能的滿足與幸福為目的。或屬於無知，或屬於未知，但大多數屬於對人生虛無的一種自甘墮落，不願面對虛無的結果。為了虛無而更去追求虛無，把自我投射到浮游無據的外在表象世界，只願隨俗浮沉，一切但憑本能的反射動作，不久追求虛無的後果當然更加空幻，樂極生悲、無聊、倦怠、失望、絕望都隨之而來。美學的階段至此便絲毫經不起攷驗地崩潰

在永恒——「時間的真實」(The Reality of Time)之前。這對如果個人能覺察到他的絕望，那麼他的希望便應時而生，所謂「不幸正是大幸」只要能答應絕望的呼喚而勇敢地去作存在的抉擇，那麼絕望反能招致希望，這便是齊克果所謂的弔詭的人生觀(Paradoxical Uiew of Life)

2. 倫理的階段：耽於美感人生的人一旦覺察到追求詩情畫意的滿足的結果，充其量不過只是自己官能的奴隸思毫沒有自由可言的時候，便會發覺唯有藉著與他人和社會的聯繫個人才有存在的自由，這就是說這一階段的人發現恣意放縱的結果導致自由的喪失，唯有從人倫的肯定和尊重個人的負責任中才有自由。美學的人生階段固然嘗盡了虛幻和絕望的痛苦自有其慘痛深刻的經驗，這種真實而具體的存在體驗雖因此不能任意抹消它的價值，但却能說明一筆勾消人性尊嚴和人性中的普遍性與永恒性而自甘沉淪與墮落的結果。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齊克果所說由美學的人生一躍而入倫理的人生階段其間所作的存在的抉擇(Existential Choice)並不是指一般「美學的」與「倫理的」或「惡」與「善」之間的抉擇，而是指在決定善惡之前「作為自己」或「不為自己」的兩者擇一。他所謂的「倫理」並不是指一般由理性推斷的倫理而是指基督教義保證之下的倫理，只不過在倫理階段的人生並不理解宗教的神秘性或弔詭性(Paradoxity)而強調秩序和和諧的人倫關係。因此齊克果對此階段人生的說明與其說是「道德的」還不如說是「神學的」出發點。

3. 宗教的人生階段：倫理階段的人生固然從官能的桎梏中把自我提升到和諧、負責任的秩序裏，可是因為不能理會到宗教的弔詭而發現人倫道德的價值毫無根據，更談不上「永恆的淨福」(Eternal Happiness)，倫理的人生至此到達了進退兩難，深疑無助的地步。齊克果正如他自己所說他一生的目的便在實踐如何做一個真實的基督徒(How to become a real Christian)因此他全力在挖掘沉思(Speculation)和基督教之間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透過不斷的反思和自我反省宗教的經驗，他發現了橫懸於宗教和倫理之間的橋樑，那便是宗教的弔詭性，至此，他便極為熱情而冒險的把他所有的信心完全投給上帝。他以舊約聖經亞伯拉罕殺子的故事來說明宗教的弔詭。在齊克果以為信仰根本是非理性的，絕對無法以「人倫語言」(Human Language)說

明清楚。神與人間有著絕對的隔閡，唯有藉著對絕望與不安的焦慮通過主體性真理的抉擇，也就是由罪的意識到悔罪(Repentance)的決心，再經由耶穌基督「道成肉身」(Incarnation of God)的奇蹟，神、人之間的距離方才消失而成為神人(God-man)的結合體。因此信仰便是「人生與存在」的弔詭，而一旦領悟了宗教的弔詭性則亞伯拉罕縱使殺子亦只是犧牲(Sacrifice)，非但沒有犯罪，反倒成為「信仰的騎士」(Knight of Faith)。

(IV) 結論

齊克果的思想正如同他的個性固然充滿了熱情可是却難免陷於孤獨，尤其是他對宗教的熱愛更使人對他的神秘性有點莫測高深，再加上他的文體愛用許多隱喻、比喻、暗喻、旁白等等的技巧，他的學說自然就更難為一般人所接受了。儘管如此，齊克果仍然像一位開路先鋒，擺動著他的麻腿一拐一拐地邁向黑格爾思想乾枯的陣地裏，給理性交叉灌輸了生命的熱血，把基督教由被群眾和教會削平(leveling)的危機中拯救出來。後者促成卡爾巴特(Karl Barth)等人提倡辯證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並現代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對存有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的主張。而齊克果對存在的觀念則深深影響到後來被稱作存在哲學之父且出身為醫師的雅斯培(Karl Jaspers)，海德格(Heidgger)雖然否認自己為存在主義者，可是他所著的「存有與時間」仍脫不開齊克果的影響，至於沙特雖主張以堅決的自我意志去否定虛無，而他的「存有與虛無」却還得力於齊克果的分析。

有人以為齊克果的選擇上帝是一種懦弱的行為，可是對齊克果來說，誠實而開放地憑著自由意志的抉擇是「作為自己」(Choose to Be Yourself)的全有。群眾的同意與否，功名財富和知識的累積根本是無意義的，他所求的只是真實而赤裸的面對上帝的自我。宗教的弔詭性雖然被齊克果所指出，可是牠的神秘性依舊存在，雅斯培企圖把牠化為一種哲學的超越結果仍未能成功。歸根究底「信仰」本來就是一件奇蹟，只可意會不可傳言。

齊克果一生的努力我們可以由他的禱告詞裏便可看出：「冬天啊！人沒有祢算是什麼呢？人若不認識祢，他所知道的算什麼呢？雖然他儲備浩瀚的知識，也不過是一點瑣屑破片而已。」